

“生态安康·秀水之歌”

——摄影暨美文大赛参赛作品展

老水田

李永明 郭文斌

记忆中，村子西头一大片稻田，大人们把它叫做老水田。老水田也叫烂泥田，一年四季都有尺把深的水，水上有浮萍，水中有青苔。田里最多的是泥鳅和黄鳝。大拇指粗、一拃长、肥嘟嘟的泥鳅到处都是。田中这一个窟窿、那一个洞洞都是黄鳝藏身的地方。当飞蛾不慎落入田里，黄鳝就探出头来，吞下扑腾的蛾子缩进洞。

老水田恋着恒惠渠，蛇样的恒惠渠绕田而行，把清流无私注入给老水田。因而，老水田总是清水盈盈，映照蓝天。渠道边卫士似地站着一排排水桶粗的杨柳树，渠一米多宽，尺把深的水常年咕咕噜噜流淌着，从稻田最西头一直流向远方。

春天到来的时候，稻田里便热闹了起来，每家每户都忙着平整自家的稻田，撒播一年的希望。

孩子们也跟着活跃起来，一群一群在田地里追逐着、嬉闹着。男孩子们爬上柳树折柳条儿，拿着弹弓在树下寻鸟。他们围在地边看牛儿耕地，看着大人们把牛儿驯服得俯首帖耳，任人使唤。这是多么神奇的事！女娃们在绿荫的树下逮石子，跳鸡毛毽，玩得很开心。

一些顽皮的孩子们时不时扯来一把菜叶儿故意放在地边上，勾引牛儿走走停停伸长了脖子走偏了沟道。长辈们不得不一次次装模作样高扬起手中的鞭子，吓唬着他们。有谁舍得真把鞭子打下去呢！稍大点的孩子们厚着脸皮纠缠着大人们也要学习犁地。趁着叔伯们抽歇息的空儿扶起犁套像模像样吆喝起牛儿紧走几步。大人们唯恐牛儿弄伤了孩子，急忙扔掉烟屁股，从孩子们手中夺过犁套，孩子们丢了鞭子哄笑着一溜烟跑开了；跌跌撞撞的弟弟妹妹们远远跟在大孩子屁股后哭喊起来。母亲们听见孩子们哭喊声，来不及解下身上的围裙，就站在村头呵斥起来，哥哥姐姐们极不情愿地折回去擦干弟妹们脸上的鼻涕和泪珠儿。

不远处的村子炊烟渐渐散尽，田地里到处弥漫食物的香味和泥土的气息，牛儿也伸长了舌头直喘着粗气。长辈们心疼地抚摸着牛儿，赶忙卸掉犁套，把牛儿牵到柳树阴下，抱来一大捆早就准备好的草料犒劳这个辛勤的伙计，看着牛儿惬意地享受着草料的美味，这才放心地回家吃早饭。

夏季里，农人们一边在水田里除草，一边谈论庄稼的长势收成。他们用脚丈量着田地的角角脑脑。累了，水田里摆一摆泥脚，在柳树绿荫下咕咕咕灌几口浓茶，互相敬上一支香烟，美滋滋地聊着抽着，悠然恬静地打发着时光。

田边的水渠里，母亲们一边揉搓着衣服一边微笑着警告水边的孩子们，别把衣服弄湿了——其实孩子们的衣服早已湿透了。爱水似乎是所有孩子的天性。对于一群远离河流的孩子来说，这水渠无疑是乐园。

哥哥姐姐们早已把照顾弟妹的任务抛到了九霄云外，自己偷偷跑到他们最钟情的水磨去了。水磨其实是稻田东头水渠下游一个不大的水滩。据说早年曾在这里安装水磨来磨米，虽然水磨早已不见踪迹，但人们仍习惯把这叫水磨。水磨上下游之间是一段四五米的斜坡，坡面光滑而平整，下面是一个不到两米宽四米多长的小水滩，滩里水稍深一点，大概不过一米左右，危险是不会有，孩子们最喜欢的就是从斜坡上面往滩里溜去，爬上来溜下去，一遍又一遍乐此不疲。

偶尔有孩子在滩中捉住一两条巴掌大的小鱼，滩中顿时沸腾了起来，孩子们叽叽喳喳地争着、抢着、吵闹着，眉飞色舞地炫耀着捉鱼的经过。不知是谁又在岸边的柳树上捉得了一只知了，孩子们便又争先恐后向柳树下奔去，没羞没臊居然还光着屁股呢！

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不知不觉日头似乎也已经开始疲倦起来，母亲们的呼唤声也由远及近了，孩子们这才慢慢腾腾地回家去了。

秋天是收获的季节。金黄色的稻田里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，老人们负责看家带孩子，婶婶们负责送水做饭晾晒谷物，孩子们提着篮子满地里疯跑着拾谷穗。

稻田里则是男人们忙碌的身影。他们飞快地挥舞着发亮的镰刀，播鼓一样在谷桶上摔打着谷穗，谷桶欢快地播放出咚咚的乐曲，金子一样的谷粒雨点一样落进谷桶里，一会儿便装满了谷桶。

婶婶们送来了酒水，招呼叔伯们打点休息。叔伯们或站或蹲或坐在田坎上，顺手抓一把把稻草撵掉手上的泥巴，撩起衣襟擦一擦满脸的汗珠，气喘嘘嘘接过酒瓶，仰头猛喝一气。

只有几天工夫，像蚕儿吃桑叶一样，金黄色的稻田逐渐变小了，变小了，终于不见了。稻田里随处可见一座座小山一样的稻草垛儿，一群群麻雀叽叽喳喳地在田间扑腾着。

冬季是一年中最寂静的季节，或许是害怕惊扰了田地里沉睡的苗儿，或许是知道苗儿们正在努力地孕育新生，叔伯们都及少来田地里操劳。

婶婶都忙着在家缝缝洗洗，打扫庭院，采买年货，为春节做着准备。孩子们也偶尔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出来疯上一会，在水渠里放纸船，看谁的纸船漂得更远，更多的时候是猫在家里烤火。

最盼望的第一场雪终于来临了。一觉醒来，房子、院子全都白了，地里的绿苗儿全都不见了，柳树长满了白胡子。孩子们笑嘻嘻地在雪地里追着，田野里布满了小脚印，不一会儿到处都堆起一个个雪人，孩子们搓着小手得意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，小脸通红通红的。

长大后，每次回老家总习惯去老水田边，渠坎上走走看看，回想起儿时的时光。

再后来，不知什么时候起老水田不再叫老水田而改名叫安置点，老水田被钢筋混凝土占据，崭新的楼房林立着。水磨虽在却早已干枯，那一片金黄也永远不复存在了。但童年的乐趣一直还在老水田边，在我的记忆最深处！

快乐的西院

王永堂 / 口述 谢可芝 / 记录

当时的安康卫校学校大礼堂靠西边，我们称其为“西院”，是原铁道兵修建的简易平房。后西安市三院从旬阳迁往安康，名称改为安康地区二院（地区中医院的前身）就位于此。1980年二院迁往新址（巴山东路），旧址西院就改为卫校教职工的家属院。

我是1974年7月大学毕业的，也是第一年来安康卫校的工农兵大学生。1975年7月才陆续有从陕西师范大学政教系来的曾老师，西安体育学院来的杨老师，西安医学院毕业的黄老师和李老师等。从1975年至1979年来卫校的老师大多数是从西安医学院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，他们也是学校教学的主力军，大部分是数学骨干，且大多数都住在西院里。

我所住的地方是两排对面的平房，住有十几位教职工，大多数是年轻教师，也大多就在西院结婚生子。那个年代学校条件很简陋，每个教师都住在一间半的平房里。我家客人来得多，后来向学校申请了两间平房，坐北朝南，门前种了一大株芭蕉树，后院还有一块小菜地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大伙儿拿着碗蹲在院子里吃饭，吃的是酸菜就苞谷糊豆。那时候家里也没有什值钱的东西，平常大家的房门总是敞开着。如哪天谁家改善一下生活，大伙都会去打牙祭。我这人爱朋友又爱热闹。每逢过年过节，就会邀三五约五，在家里炒几个小菜，喝点小酒，热闹一番，岂不快哉！那个年代喝的是二角钱的洞底白酒，抽的是九分钱的羊群烟。当时我们一个月的工资是35元钱，等工资发下来，首先到粮店把粮油交回，再作其它安排。那个年代物资紧缺，买布凭布票，买糖凭糖票，买烟凭烟票，买酒凭酒票，买肉凭肉票。到了春节前，连买猪下水也要凭票，生活上的基本物资都要票。虽然物资匮乏，但大家在一块相处得其乐融融。

最有趣的事是那一年夏天，天气很炎热，晚上睡觉时把窗户大大地开着。月亮渐渐地升高了，夜已很深了，人们已入梦乡。突然，住在靠院墙边的一位年轻人，大声喊道：“有贼翻院墙，捉贼啊！”院子里的年轻人不约而同翻起床，拿起木棒就去追赶，一边还大声喊：“抓贼！抓贼！”吓得小偷闻风丧胆，屁滚尿流，往香溪河方向逃跑了。大伙回到院子里，乐得笑哈哈。一位年轻人说：“当年萧何月下追韩信，今天咱们月下追小偷！快哉！快哉！”那些年小偷很多，小偷进门主要是谋财，不是害命。当人们熟睡以后，小偷就溜进来把别人装在衣服口袋的钱偷走了。第二天主人醒来，发现衣服口袋被翻了个遍，大门完好无损。

那个年代最艰难的事是解决做饭的燃料问题。安康城区居民都靠烧石炭做饭。学校领导为了解决教职工的燃料问题，安排学校大卡车，每年为每位教职工拉一车石炭。但石炭要到紫阳高坪炭洞去拉，一车炭十七八块钱，能烧一年。一天，司机给我拉炭，为了能多拉点炭，我跟着车一块去了。我还买了两包金丝猴烟，人们称“猴儿烟”，一包烟三角七分。早上八点出发，走恒紫路，颠颠簸簸三个多小时，才来到炭洞口。我把两包烟分别给了两位煤炭的师傅，果然多拉了两筐石炭。在返回的路上，当汽车开到张岭梁上时，一只轮胎爆了，司机急着换轮胎，一直折腾到晚上十点多才回到卫校。那时没有任何通讯设备，我只能干着急！我爱人家把晚饭做好，一直等着，见我们迟迟没有返回，心急如焚，急得在家里团团转。现在想起来都有点怕啊！那个年代的生活有多不易，为生计，只是为了多拉两筐石炭。“生活是一条路，怎能没有坑坑洼洼，生活是一杯酒，饱含着人生酸甜苦辣，生活是一首歌，吟唱着人生悲喜交加的苦乐年华……”

我和爱人住在西院住了好几年。1983年“7.31”水灾后，由于道路狭窄，人员拥挤，疏散通道不畅通。安康地区行政公署决定将卫校的大门至安中的院墙打通，直达新城。打通的这条路命名为育才路。从此卫校一分为二，分为南院和北院。西院平房拆除，改造成操场。多少年过去了，曾经在西院居住过的人们和拆除便成了遥远的记忆，永远的怀念。（系列之十四）



有奖征文 水润汉江



梦幻金州 皮勇维/摄



画心 陈晓琴/摄



赶集归来 姜明/摄

安康市水利局、《安康日报·汉江晨报》联合举办“生态安康·秀水之歌”摄影暨美文大赛，向社会各界征稿。参赛作品请发至 1739108259@qq.com 信箱，作者请发附件并留下联系电话和地址，否则稿件无法采用。如图片数量多，请压缩打包发送。谢谢合作！

(策划:吴平 组稿:汪学政 卜一兵)

(上接五版)

1927年6月，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在陕西清党，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惨遭迫害，长安农民协会被迫解散，爷爷入狱。后经时任省议员的平利老乡姜润生和陕西西大教授、省府议员王翰芳等具保营救出狱。这年十月，爷爷与严焕卿、严敬安（毕业于北京民国大学，进步学生）被迫返回平利。爷爷接受了第三高等小学聘请，一边任教一边与严焕卿一道，按照中共陕西省委制定的《陕南工作大纲》继续开展革命活动，宣讲中国近代史、宣传俄国十月革命、教学生唱《打倒列强》、建立学生自治会，带领学生到人口密集处宣传新思想、宣传革命。假期利用学生进城考卷之机，采取贴标语、演讲、唱歌等形式组织学生宣传队，在平利龙潭峡、冲河、陈家坝、猫儿沟口、普济寺、长沙铺等地，大讲军阀倚仗帝国主义欺压、屠杀中国人民的罪恶事实，揭露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鱼肉乡民的反动行径，组织民众抗捐抗税，掀起了风风烈烈的革命热潮。

此时，李还山以省教育厅视学的身份，与严焕卿在平利召开改组国民教育大会，向全体师生和进步青年宣讲革命道理。李还山与爷爷严焕卿、严焕卿密切配合，运筹革命运动。严焕卿主张“以本县政权作掩护，取得合法身份才能更好为党工作”，1928年夏任平利县财政局长，秉承“认理不认人”的廉政为民作风，一面委托爷爷严焕卿任调查租石委员在各乡暗中调查各阶层租石，唤醒民众，一面抵制县府搜刮民财，并劝说家族富户要“把一些土地还给农民，对农民要好一些”，主张“非土地改革革命不能成功”。

爷爷和堂弟严焕卿（后人称“二严”）一回县，便数次会晤太平河农民领袖吴远扬（其抗暴组织曾于1926年攻入县城，是远近闻名的农民组织），吴远扬深受感染和鼓舞，常向“二严”请教，并计划以八仙、太平河为根据地壮大革命队伍。此后爷爷一直把主要精力，放在土地革命和武装工作上，先后去湖北竹溪、四川城口和本省的镇坪、岚皋，教化地方农民组织等队伍。爷爷善于农村工作，经常向贫苦农民宣传土地改革主张，组织抗捐抗税，深得农民拥护，许多农民亲切地称他“严土地”。担任县调查租石委员期间，针对租石捐摊派不公的现象，他愤慨地向国民党政府：“收租石的不给

款，饿肚子的要出捐，是哪来的规定，是谁人出的章程？”

1928年秋，县长吴清源以“煽惑民众，扰乱地方”的罪名，革除了爷爷的教职职务。爷爷返回八仙故里，继续开展革命活动，组织龙门桥、土桥子的师生举行游乡宣传，抗税抗捐，提倡男女平等，禁止女人裹足，并利用“红枪会”的名义，组织了一千多人的农民自卫队，推选当地教师陈子民为队长，民众沸腾，声势浩大，官府的苛捐杂税暂得停返。

回到故里，爷爷在开展革命活动的同时，关怀后代，注重教育，劝导家乡父老送子女读书。并针对当时“读书为升官发财”的腐朽思想，组织学生开展了“为什么读书”专题教育，还编写了童谣，“读书人，好做官，害百姓，刮银钱，惹人骂，讨人嫌，看你做官不做官！”使学生们懂得了为革命而学习的道理。爷爷对子女的教育更是严格，父亲的儿时教科书都是爷爷编写的。父亲六岁时，伯父、伯母给他打草鞋过年，爷爷见父亲有新草鞋穿很高兴，随手写下了“伯母搓绳绳，伯伯打草鞋，他们热爱劳动，我喜欢他们”的童谣，在父亲幼小的心灵中，种下了热爱劳动、反对不劳而获的思想种子。

1929年春，爷爷进城当着正在开会的绅士之面，与伪县长吴清源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斗争，历数了军阀、县府的十三条罪状，证据齐全，并厉声警告县长吴清源：“我劝你把大堂内挂的那块狗肉招牌拆了（尔尔尔，民脂民膏，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）！”要他把后两句改为“上天易虐，下民难欺”，吴清源理屈词穷，恼羞成怒，当着众绅士之面不便发作，却在心里暗藏杀机。

1929年6月，县府发出布告：“严焕卿是共产党，犹如洪水猛兽……”下令通缉。此时，爷爷深刻认识到，没有革命的武装，就难以取得革命胜利，遂按李大钊“变旧式的红枪会而为堂堂正正的现代的武装农民自卫团，变旧式的乡村的贵族青苗会而为新式的乡村的民主的农民协会，自信看管他的一连人有望起义。1931年元月杨虎城主持陕政，一战克敌光复安康。王光宗逃往湖北途中更换了押解人员，起义未遂。在行至平利狗脊关时，嫌严焕卿行动缓慢，害怕引来救兵，王光宗残忍将严焕卿杀害。

爷爷严焕卿、严焕卿的革命事迹

支持革命，决定在竹溪河创建红枪会，并安排李凤清、李佑清二兄弟做联络工人，发龙村徐巨平的结拜兄弟“二十四平”也加入了红枪会，于文卿为了让更多的人拥护他，把80多石的田地分给了无地的穷人，人数很快发展到100多人，数次把催捐收款的差人赶出竹溪河。而岚皋的陈定安虽然愿意追随爷爷，但匪性难改，说你搞“三民主义”，我就搞“四民主义”，加上一个抢民主义，只能暂时放弃。

外出归来后，爷爷避居亲友家中，得到群众的极力掩护。当时八仙的蔡益之，号令邻近三省的手下数千群众，爷爷与其密谈欲将其改编为革命队伍，谁知蔡益之表面同意，暗地里却向县府告知了爷爷的行踪。吴清源即命蔡益之为自卫队队长，命令他暗中暗探、跟踪爷爷。1929年冬十二月二十八日凌晨，爷爷探望亲友时，被吴清源秘密逮捕，并搜出《卡尔·马克思》一书。爷爷被押解至白沙河时，当地团总夏伟臣要组织群众路劫，二爷爷严文林胆小未允。太平河吴远扬闻讯，立即组织红枪会数百人赶赴县城，未及赶到，便得知了爷爷的死讯。吴清源于腊月初一深夜将爷爷押至县城，为防止爷爷高呼口号，引来救兵，以泥土塞口鼻，立即枪杀于西门外，时年32岁。

爷爷牺牲后，严焕卿联络绅士们联名以“穷凶极恶，残害生命，戮杀教员”之罪上告县长吴清源未果。1930年夏，陕鄂边防军平镇岚清乡剿匪司令组织庞大队伍，司令部驻县府，聘严焕卿为政治部主任，严焕卿抓住机遇，对队伍开展革命宣传，给学生和汝河河团配置“不要钱，不怕死，爱国家，爱百姓”袖章，声势浩大。是年7月，县长吴清源见势不妙逃往竹溪。不久，盘踞安康的军阀王光宗分兵平利击溃了张部，吴清源复辟，搜查至党组织派严焕卿去西安工作的证件，当即逮捕押交王光宗。王逼严焕卿写悔过书，遭到严词拒绝。王气急败坏，但慕其才华欲引为己用，并暗示家人可出钱保人。严焕卿得知后急行制止，自信看管他的一连人有望起义。1931年元月杨虎城主持陕政，一战克敌光复安康。王光宗逃往湖北途中更换了押解人员，起义未遂。在行至平利狗脊关时，嫌严焕卿行动缓慢，害怕引来救兵，王光宗残忍将严焕卿杀害。

爷爷严焕卿、严焕卿的革命事迹

生活不仅是诗和远方，更多的是人间烟火气，柴米油盐酱醋茶。看到对面阳台上绿油油的花椒树在阳光下随风摇曳，像是在给我打招呼，太撩人了，忍不住立即起身，去掐一把来尝尝个鲜。咱老一辈人爱在房前屋后或阳台上种上一棵花椒树，喜欢它独特的清香。而且从嫩叶就开始吃，从青花椒吃成红花椒，然后再把老了的晾干存起来，这样一年就够吃了。不一会就掐了一把嫩肉内绿油油的花椒叶。我用面粉、鸡蛋、五香粉、盐搅成糊，当然，你

也可以用啤酒搅面糊，把花椒叶放进去，使每片叶子上都挂上糊，小火慢炸至两面金黄。那叫一个酥脆麻辣，咬一口真的是唇齿留香，余味无穷。我将另一半花椒叶切碎，做了油馍。做法与我们平时做葱花油馍是一样的，只是将葱花换成了花椒叶。不过，味道是截然不同的。闲暇之余，除了品茶、听音乐、聊聊天，看看电视、散散步以外，为家人做上一道应季美食，也不失为一种享受。

